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一至二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梁徵

欽定四庫全書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一

元　袁桷　撰

序

易三圖序

上饒謝先生遯於建安番易吳生蟾往受易焉後出其圖曰建安之學為彭翁彭翁之傳為武夷君而莫知所授或曰託以隱祕故謂之武夷君焉復曰吾易神也易

何為而神也神者易之始也易不可以强名也不名則亡易顧敘其旨表楠曰夫亡易者非聖人之本旨也神以易聖人之易得矣然則曷為神無端而莫可見也惟無端焉故無體焉存而明之而數以生焉數生矣而始有變變立矣而會以理理者其一也理不能以盡易因數以立者理也用變以逆者非理也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始晁以道紀傳易統緒截立疆理俾後無以偽至荆州表溉道絜始受於蔣翁而易復傳表迺以授永嘉

薛季宣士龍始薛授袁時嘗言洛遺學多在蜀漢間故士大夫聞是說者爭陰購之後有二張曰行成精象數曰縯通於玄冣後朱文公屬其友蔡季通如荆州復入峽始得其三圖焉或言洛書之傳文公不得而見今蔡氏所傳書訖不著圖藏其孫抗祕不復出臨卭魏了翁氏嘗疑之欲經緯而卒不可得季通家武夷今彭翁所圖疑出蔡氏惜彭不具本始謝先生名字今不著其終也世能道之

易集傳序

觀象畫卦庖犧之本旨也因言意而廣象焉三聖人之本旨也王弼後出附小象以言理儒先莫能病若繫辭傳說卦等篇弼莫能措辭審是則弼幾一偏矣十翼之作有彖焉有象焉專於理而作彖象傳焉者夫子之志也然則文王周公之彖象其悉皆理與曰非也卦本於象八卦首之定名以為象則井鼎小過是也言意以為象伏羲言而人不能知之文王周公始申言之文王之

言見於彖周公之言見於爻是則不俟予言也易有聖人之道四彖象傳果唯言意焉則變占乎何取曰有變焉有占焉伏羲畫不變於九六則變見之占則文王於彖附言之彖未始分文王始離之變之疾者莫先於蠱憂世之深也若分彖則師晉小畜之類是也爻變於占因筮以見者也其即見者漸小畜訟之類是也彖爻合四者而言之夫子不一言之何與曰傷哉夫子之志也事莫尚乎辭辭非理不能以定人事吉凶繇妄而咎以

興先之以變占是易殆卜筮之書矣器繇動成動斯靜矣取靜觀動將於是乎則斯其為象也大矣夫子於說卦焉始彙之彙以窮其變占則變占者筮之始也故其首章先於蓍二章次於卦先天之說七言之懼溺於占也後天之說一言之人事之本也而終之以象焉維昔康節邵先生作方圓環中圖合於天人皆本說卦充類以至知夫聰明特達之士不在於諄告也若繫辭傳設卦之方窮神之妙其詳於爻者毫釐不能以易積數以

成變易以動肇於方寸散於六合幽眇廣大取而莫窮應而莫遺因卦以測善筭喻者不能窮也舉世舍是矛盾互持雖百世莫能以觧吾故曰非繫辭傳不能以知易是說也邵子之說非僕之說也㮣不佞讀易二十年歲月逾邁所見益懼紇石烈君希元篤志嗜古於易精思以求捜摭疑義私嘗歎然莫能以對卒能先予以成書不鑿以求通不拘以强附會具粹精足以埀世故以予昔之所告冠於篇首俾知夫同焉以異者將以革夫

株守偏弊之失則予之所著其果有同乎其無同乎

新安程子見四書圖訓序

象數可以圖言名意不得以圖言以圖言之其亦有所本乎昔者聖人觀象著圖因圖為書範圍發揮由書而始通則夫圖之秘非書不能以盡是書之明於圖者也後聖繼述遵文演圖器度物象之微剛柔善惡之應若天旋之默運于樞紐其不可以繪畫得之者猶因名以立義此圖之輔於書而不可廢焉者也二者之用各有

先後合而言之者吾不知其說也自正心誠意之說與莊無畔岸朱子憂之遂以其可據依者為之主而體用知行之說實切於學者之功用後百餘年五經廢棄遂復勦取其近似端坐塗飾而根柢源委悉不復攷禮主於敬理主於善一言以蔽講學之法糜爛而不可救矣新安程子見取論孟中庸大學之書切於吾身者析而為圖以輔翼朱子之教抑亦使夫人知為學之序非字義之可盡條分目舉必有能篤行而親識之者斯足以

盡夫斯道之要其勤且備可謂能矣昔真文忠公作讀書記仁義性命之説各以類從先正肅公作書止之曰使若書成學者將得以自肆今是書具在視今之言理者與古賢無異論其所學則又甚於朱子之憂矣子見之圖其必有以拯諸

輔漢卿先生語孟諸序

解經莫嚴於聖賢見於語孟其語簡其旨明子思之釋經尤得聖人之微旨今其書具在也自漢傳註之學興

蔓辭衍說漫淫乎萬言魏晉一切掃削明理之說歸乎空玄二者之弊遂淪於偏滯學者昧昧無所依憑馬踰千有餘載矣至宋春陵碩儒開伊洛之緒正說至道粲於簡冊良謂大備後朱文公出懼其剽竊之近似也源同而派別之統宗據要蓋將使夫學者不躐等而進若律之有均衡之有權不得以錙銖差也既又懼其疑之未釋復為問答以曲喻之其詳且盡不復可以有加矣書大行於天下而後之師慕者類天台釋氏之教文旁

行側注挈綱立目茫乎皓首不足以窺其藩籬卒至於聖人之經旨莫之有解日從事於口耳孩提之童齊襟拱手相與言道德性命者皆是也楠幼承父師獨取黄輔二先生之書而讀之黄公之書嘗輔翼其未備若可疑者則以昔之所聞於先師而申明之至於輔公則直彰其義行者隱之幽者暢之文理炳著不別為標的以盡夫事師之道微文小義簡焉以釋經為急而其知行體用之説不斷合而有合矣二公所為是誠有益於後

世而今世補文公之遺書夸多務博雜然前陳莫知棟擇余獨病之合黄輔以傳則文公授受之旨益得以逺輔公書其子季章舊刻於武岡兵禍散軼今其從孫政與其子華亭丞友仁相與謀曰遺書不傳吾輔氏子孫責曷敢緩遂刻先生之書于家塾俾序其事予獨連言於黄公者將使夫後人知二公為文公親授黄公之澤已斬輔氏為未墜是可哀也已是可嘉也已願勉哉正學之興其必在是也

郭好德論語義序

唐儒作五經正義疏必先之以衍義而始明其傳註其先之者何懼汩於經也釋之以義疏焉者有訓詁焉有制度焉至於名物象器疆理飛走潛動之辨不博不足以盡約之以衍義非背於傳經之說也理唯約足以見漢稽古三萬言後世嗤之至朱文公承濂洛之正傳始為語孟精義久之慊然曰宜尊所聞今所傳集註具訓中外下逮荒陬絶島家有而人誦文奥義古至于不揣

者斷章譏駁識者哂之京兆郭君好德秉彝父授徒于其鄉塾懼世之不達於辭者習譏駁之病撮其精微合於簡易將使夫初學者若循塗以進遇險以休使少窒焉必由是而達在易之蹇曰險而能止知矣哉蹇斯通矣抑嘗聞文公之教於家也謂集義之作義理詳而訓詁略别為一書曰訓蒙口義今此書不存秉彝是書殆深得文公之意近世東南諸儒旁行側注鄰於釋教之學濫觴而不可禁于得讀是書深有合夫訓蒙之説孔

貫遺旨能以遠紹其不在兹書也歟

龔氏四書朱陸會同序

五經專門之説不一既定於石渠鴻都嗣後學者靡知有異同矣易學以辭象變占為主得失可稽也王輔嗣出一切理喻漢學幾於絶熄宋邵子朱子震始申言之後八百餘年而始興者也春秋家劉歆尊左氏杜預説行公穀廢不講啖趙出聖人之旨微見劉敞氏葉夢得氏呂大圭氏其最有功者也尊王褒貶則幾於贅是干

餘年而始著者也書别於今文古文晉世相傳馴致後宋時則有若吳棫氏趙汝談氏陳振孫氏疑焉有考過千百年而能獨明者也詩本於大小叙諸家詩已廢毛公説獨尊蘇轍氏始删鄭樵氏悉去之朱子祖之此又幾二千年而置議焉者三禮守鄭玄氏正義皆旁正曲附唐趙匡氏始知其非宋諸儒駁鄭幾不能以立甚者疑周官非聖人書卓識獨見雖逾千百世亘萬古而不泯是則寧能以一時定論為是哉曩朱文公承絶學之

傳其書叙疑非西京於孝經則刋誤焉詩去其叙易異程氏中庸疑於龜山楊氏程楊朱子本以傳授者也嘗為門弟子世固未以病文公也陸文安公生同時仕同朝其辯爭者朋友麗澤之益朱陸書牘具在不百餘年異黨之說興深文巧闢而為陸學者不勝其謗屹然墨守是猶以丸泥而障流杯水以止燎何益也淳祐中耆易湯中氏合朱陸之說至其猶子端明文清公漢益闡同之足以補兩家之未備抑又聞之當寶慶紹定間黄

公餘在朱子門人不敢以先人所傳為别録黄既死夸多務廣有語録焉有語類焉望塵承風相與刻梓而二家矛盾大行於南北矣廣信龔君霆松始發憤為朱陸會同舉要於四書集陸子及其學者所講授併來者有攷刪繁薈精余於龔君復有望焉夫事定於千百年則罔有異論故歷舉興廢之説若是噫龔君之書有俟夫後若余言亦殆將得以同傳也至治二年八月辛未表

桷序

五經約説序

古之學者三十而五經立方其時以力田致養為先本春出于野冬始入邑其勤懇懇然日不能給暇日入學歲卒不滿十旬焉噫何其敏且成如是之易也蓋先王盛時鄉遂溝洫之制明冠昏賓蜡之禮具絃歌俎豆鐘鼓弓矢之事周旋品節皆身親而入化則所謂通其義者道德性命之理也簡牘日繁專門經師夸宏務奇漢世儒者白首莫一微言既絶掇拾枝葉而媮意惰業率

自涯而返良有以也夫子之翼易二戴之傳古禮解經之準的也訓詁別立為小學析文以言字因字以生義究其大較邈不相入然則士何自知經旨哉唐孔賈氏尊漢儒宗知其忤陋猶旁諱曲覆如臨師保不敢有犯獨啖趙出口指摘無所避至劉原父氏歐陽氏始慷慨直論未幾言經者銖分毫別疆畫同異亦駸駸乎漢儒矣夫一道德而同風俗作者之事也復古而不至焉者儒者之責也六藝之道莫急於禮樂樂書廢已久而儀

禮迄不得立學官遺音舊器莫可尋辨登降進退揖讓之損益臨事取具跂就企及卒涯夫近古吾獨謂學古之士猶足以語夫此也廬陵宋元翁為童子時能明經明經舉廢已久獨元翁興起其事弱冠復約為大義先王墜典炳然其專美矣夫天人之奥昔人之所罕言而昔之耳聞目見接熟素履今皆棄置不講元翁氣清德茂養泉養未必以源本約而同之與道俱會後之學者將由是則焉敢誦所聞而美之

鄧淳翁春秋集傳序

因褒貶而傳春秋焉聖人之餘意也悉貶而遺其褒焉非聖人之本旨也粤自周室既遷史列於諸侯典策之藏世莫得見而其紀載之法號稱近古故凡是非善惡之實天災時變之著直書而不隱逮于戰國執簡侍史者猶守而未墜然而攻劫凌據之侈相尋而莫之顧實由夫外史之職不行于邦國其史之存於國者又將日幸淪棄而無所傳證故益得以逞其驕而恣其所行若

是者二百餘年矣聖人始出然後因其史之本文而修
明之别為之書以信于後善乎孟子之言曰孔子成春
秋而亂臣賊子懼若是則春秋其果為襃貶哉三家之
傳事與義例轇轕殽紊刻者若法吏博者若辯士上下
二千餘載各執所嗜介不相並而玩獵蒐擇髣其音聲
益遺其形傳愈疏而經益湮矣夫因義例以明聖人之
意懼義與例不得而盡廣其記聞不燭於理則事益無
以自附春秋之道幽而明無傳而著論至於是良有以

也自唐以來合三傳者始各以其長自見然而求於外者必謹於內純明粹精非自外至焉者耳先王之典禮舊章具於傳記悉心以推之闇而日彰墜而復完則禮者又春秋之標凖也邵武鄧淳翁慨不行於今特立已任纂而為編復因胡氏七家而增廣之余嘗謂審乎人情酌乎事變非春秋其誰凖感而通天下之故則易之用其與是相並始於春秋而終於易者邵子之學也淳翁學首於是必有其本敢因以訂諸

王先生困學紀聞序

世之為學非止於辭章而已也不明乎理曷能以窮夫道德性命之蘊理至而辭不達茲其為害也大矣是故先儒有憂之且夫子之言有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其品節備具見於禮之經解夫物不燭不足以盡天下之智物不窮不足以推天下之用考於史冊求其精粗得失之要非卓然有識者不能也若是其殆得之矣在易之居業則曰修辭立誠而畜德懿德必在夫聞見之

廣旁曲通譬是則經史之外立凡舉例屈指不能以遽盡也楊雄氏作法言其意亦有取夫是後千餘年禮部尚書王先生出知濂洛之學淑于吾徒之功至溥然簡便日趨偷薄固陋瞠目拱手面墻背芒滔滔相承聒不以為恥於是為困學紀聞二十卷具訓以警原其旨要揚雄氏之志也先生年未五十諸經皆有說晚歲悉焚棄而獨成是書其語淵奥精實非紬繹玩味不能解下世三十年肅政司副使馬速忽公僉事孫公楫濟川分

治慶元振起儒學始命入梓楠游公門最久官翰苑時欲悉以具所著書進于朝廷因循不果今也二公謂楠知先生事為詳俾首為序庸書作書之本旨亦以勵夫後之學者先生諱應麟字伯厚自號深寧居士泰定二年冬十月門人具官袁桷序

大易通義序

郡侯鄭文卿示易通義一帙曰此真定侯先生所述也先生幼喪明聆羣兒誦書不終日能悉記其所授稍長

習詞章自謂不學可造詣既而悔曰吾明於心刋華食
實莫首於理理以載道原易以求則爲得之於是精意
讀易旁通曲會叅以巳説而名之曰通義讀其書浩乎
其詳也簡乎其著也因理以測象若遺焉而不敢廢也
㮊學易蓋亦有年矣原夫八卦既列象斯立焉故卦有
理者焉有象者焉理有以言爲象象有以理爲用理與
象不得而偏也聖人懼其言之雜也諸卦之彖專言夫
理而取身取物悉見於爻辭矣又懼夫設卦之理彖不

足以盡也復繫之以上下傳而其象位之明著悉見於說卦至矣盡矣後之儒先言理者過於浮略象廣喻而泥象者徵言隻字咸取以為象角立交病三聖之旨泯然莫知所歸自朱文公發變象之說學者始知所宗君思深而識幽據會提要盖將為程子之忠臣倣文公以入夫邵子之室非潛心尊聞者不能也今年逾九十康色未艾先生名克中字正卿郭侯偶叙其書將入于梓不讓而為之序焉

老子講義序

昔之善言老子者謂其同者合於易其不同於孔子者皆矯世之弊此論千萬年不能以易也新安程泰之作易老通言余意深得其旨讀之茫然不能以脗合語簡則理得大羹玄酒夫豈旨于味乎老子之五千言不得已而為言也道為乾坤之體德為咸恒之用繹其辭旨觀妙觀徼見天下之賾而疑諸形容者也衆妙之門易之門也功成弗居治蠱之道也使民無知無欲百姓日

用而不知也挫銳解紛洗心藏密之旨也多言數窮吉人之辭寡也谷神不死生生之謂易也後其身外其身以前民用之道也水善利萬物坎之行有尚也持盈揣銳君子有終也生而不有為而不恃無思無為也埏埴為器户牖為室十三卦制器之義也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民咸用之謂之神也為腹不為目觀我朶頤之凶也寄於天下託於天下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也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神無方而易無體也

善為士之章出入以度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之謂也觀復復其見天地之心也皆謂我自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若夫十八十九二十章矯世之言也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坎離之體未濟既濟之用也不自伐故有功謙之義也有不信焉亦矯言也跂者不立鼎折足不勝其任也有物混成易有太極也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君不容則失臣臣不容則失身之義也善人者不善人之師益道也知白守黑窮神知化之義也去甚去奢去泰致

恭以存其位者也將軍居左師左次无咎也道之在天下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之義也自知者明顏子之不遠復也自勝者强君子之自强不息也終不為大虛以受人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極深而研幾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柔弱勝剛强坤至柔而動剛也利器不可以示人君子藏器於身也守萬物將自化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上德不德韋矯言也謂得一者貞夫一者也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蔡氏曰兩儀之先其易無體兩儀

之後其易有體有無之義於斯見之明道進道探賾索隱鉤深致逺之謂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石林葉氏曰易之數見於大傳者乾坤之策也物亦非萬之所能盡該微見其緒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老氏言數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莊周言數曰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歴不能筭老氏所謂三生萬物者猶易之言當萬物之數而不盡其説也莊周所謂巧歴所不能筭者猶

易之言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不窮其變也至漢言律歴者於是始於易數之外起黄鍾之一而三積之至於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有竒以為五行之數備已而又為三統之説以五行相錯由三微三著積之始於太極而終於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以為天下之能事畢無為老子之旨義與生而不有同旨既同則無思無為之義同矣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諸卦之上九類之清静為天下正憧憧往來之反説也知

足常足繫于苞桑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稱名也小取類也大之義也爲學日益爲道日損兼損益而言也懲忿窒欲損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益也聖人背孩之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也善攝生老子之本旨致一之義近之矣道生德畜乾坤之用也生而不有變化云爲也塞其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慎言語塞兑之本也閉其門行其庭不見其人之謂也介然有知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介于石之義也善建者不拔確乎其不可拔也

修身至天下中庸之論也精之至和之至男女構精化生之道也玄同不見是而無悶也以奇用兵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也禍兮福之所倚碩果不食也福兮禍之所伏鞶帶之三褫也治人事天莫若嗇早而不可踰貳簋可用享也有國之母可以長久安土敦乎仁愛之道也非其鬼不神睽之羣疑亡也大國取小國小國取大國湯文王是也謙之上六得之矣道者萬物之奧廣大悉備也何棄之有容民畜衆也坐進此道藉用白茅无咎

也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履霜堅氷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喻積小以高大也下二章亦同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禁民為非曰義則智去矣江海為百谷王天水違行而由一以生也下者水之道需而蹇蹇則通矣下濟而光明之義得矣曰慈天地之大德曰生也曰儉損之道也曰不敢為天下先巽以行權也善為士夫子於益或擊之立心勿恒凶之爻詳言之矣用兵有言仁者無敵

也吾言甚易知易知則有覩也知不知膝口說也民不畏威不威不懲滅趾滅耳之爻得之矣勇於敢則殺天道虧盈而益謙也民之饑節以制度則不傷財不害民矣人之生章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也天之道其猶張弓曰往月來之義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坎之内爻堅强者也故險之時用大矣哉受國之垢國君含垢也明夷之義於斯見之常興善人積善之家有餘慶也小國寡民章通其變使民不倦也利而不害乾不言所利

保合太和乃利于貞矣為而不爭爭地爭城老子之親見也王侯設險以守其國夫豈有爭哉予固嘗以易釋其旨而未有成也同里呂君與之故儒家閱世益深游於方外以其著老子一編見示甚侶夫予之所見其文詳順而實援據以精築室於海島孤絕之地黙聰室明以養其泰和且又將窮極山川之幽勝以求正於有道誠可謂老而能學者也故輯舊説列于前凡我同志知予之不妄也許可者有在也泰定二年七月清容居士

袁桷序

高一清醫書十事序

班固氏輯劉氏七略為藝文志其序醫經方藥終以神仙十家殿之尋宗探本厥旨深秘近世習老氏者則以為薄清淨務名實若班氏去取未足為吾學輕重其不習老氏者因其先後遂以為尊吾聖人莫若班氏緣聲附響深切明著之道二者皆所未喻也醫經方藥具訓于先古其不得已而為之意世莫之曉惟空林隱賓刻

意繕性之士必極其本致而後能知之故其察五行乘剋之理七情摩盪之原兢兢惴惴使夫身不至於已病而餘功後效積精以適神者斯近夫神仙之說矣班氏深存其義而隱其說故世之方士皆荒忽詭幻復別為一家以自侈靡而所謂非聖不言者則有戾五福之㬎訓仁者靜壽之義於道何取焉予嘗謂有經天下之志必有經天下之事胼胝之勞在陳之厄其饑寒困苦雖九死不得以自悔視夫彈冠結綬爭奪得喪談性命之

空而忘事理之實者則有閒矣故每信而不敢自異居里時獨高君彰一清慕方外學嘗以為醫經為性命之本若冶金鍊石諸秘詭事皆不取殫極年歲悉取上古漢晉諸經方以及唐宋所續出經分緯别定其精良删其繁雜别為十事謂必由此足以通夫仙道而其意與班氏適相脗合高氏衣冠為四明望自獻簡公閌掌成均定學制當秦氏廢錮正士即致事以春秋禮學教授鄉里内翰公文虎禮部公似孫父子皆以文學致清顯

至大宗伯衡孫為端平正士修儀偉貌年八十餘手抄見聞及方技諸書疊疊道舊不輟一清為諸孫得於宗伯為多淵懿之深窮聞小誦非所可擬疑駸駸乎與學仙之道通故今自號為通仙子云然予幼聞諸老言葛天民曽景建以神仙說游公卿清言玉雪苦意氷蘗見者憐而欲成之後卒不就寂後里人王丹池復以是說游亦不就十事之成於吾徒誠有賴未知神仙之本旨其果能有成也朱文公於老氏嘗曰恐逆天理信而不

泯然未始與浮屠者同其議悼日月之如流知玄髮之易化高君其奚以辭因叙而致意焉

四明志序

成周疆理之制審於王畿首合同姓以夾輔至於四履則必假異姓焉以控遏之先後疏附曲盡其制何周且詳也四方之志猶懼其不能以悉知也則必以外史掌之沛公入秦而書具在區區刀筆吏獨能収其書據要漢中夫豈偶然也哉世祖皇帝聖德神武混平寰宇首

命秘書監儒臣輯大一統志沉幾遠略與昔聖人意旨
脗合然而郡志缺落其遺軼未備焉者不復以徹于上
馬侯澤潤之固甞為中祕官知之矣暨守四明廼曰明
舊有志今為帥大府浙東七州推明為首阨塞户版物
産地利是宜究察以待問清風舊徳與昔之高閎巨閥
屬於宅里者猶可考也謂桷久為史官宜有述桷甞聞
之洙泗遺俗稽之以久遠者道徳之澤也詫錙銖之利
以害于吾民昔人之所不道空虚設增農日益困甚者

紀其山林屋室之盛奉書詣庭若執符契爭莫能已是殆昔之無知者根其禍也管夷吾作書訓子弟良厚而內政以漁鹽為急儒者詬之維明負山横江歲厄於水旱河渠是先牧民之本推其沿革覽其山川知昔時得人之盛宮室戶口之無恒釋道遺文之盛衰是皆足以增其永歎焉者矣廼為十二考以志其事遂不敢以荒落而有辭焉焉俟為政愷悌惻隱以宜于民民以不病郡博士吴君某勤恪承令詢索州縣之所宜聞者良備

因是得以成書焉

李景山鳩巢編後序

桶過永嘉張宗魯書塾庋河間李景山氏手校朱子詩傳謹視之旁行側注朱墨定竄精善心慕焉雖未熟詳知其名能詩吾意非近世詩士也近世言詩家頗輩出凌厲極致止於清麗視建安黃初諸子作已憒憒不復省鈎英掇妍刻畫眉目而形幹離脫不可支輔其凡偶拙近者卒悻悻直致棄萬物之比興謂道由是顯六義

之旨闕如也是歲冬見于京師始讀其詩於雍虞德生
質而不倨倚而不踰襲衆芳之英融寄于窮厓絶域之
地而審其昔日之心滿意肆蓋將冲寂寥廓脱然以逃
馬者也夫子之言曰詩可以怨然不怨可也怨已則責
難於天誠不怨邪幽蘭之辭湘纍之賦得而廢之矣若
公之詩非悲其不遇也凛馬以持者正也反而言之斯
怨矣又何病焉予甞從問雲南土風歲弄兵不止計安
出公曰理則人擾則獸豈獨雲南哉退已書諸牘復識

于序後若德生所論次者不復著

劉内翰文集序

至元二十四年閒南康劉公為内相宋社未亡桷髫年侍先處州府君于錢塘獲識之議論雄偉誠奇士也後有客自京師來者必詢其詞命制作多懭悅不能道踰十餘年獲入禁林得玉堂制草而讀之編次荒略詞臣之名十不存四五是則劉公之文無因而推考焉者矣至治元年冬十月其嗣判官君某褎其遺文相過焉俾

有叙梢讀之手不以釋夫集腋於衆椅珍於鼎非精别者不能也尊其所聞足以信後諛言美説非後進之所宜為也東平李公謙評公之文曰學問該洽性理精詣承旨王公構則曰深妥雄健博碩光明廣平宋公渤亦曰氣盛辭卓温縟宏雅嘉禾張公伯淳則又曰浩蕩横逸是數公者司衡挈繩將俾夫後之學者翕焉以從其傳信何疑矣夫以理為主文常患於不工雕鏤委心茫然而無以畔岸是則為是者良難矣命焉而得所遭事

久則論益定觀其詩文於當世羣賢之言有考焉斯得矣

樂侍郎詩集序

故吏部侍郎河南尹樂公詩一編其季子克誠以家集散軼守其記憶者得若干篇將刻于梓俾有叙楠讀而作曰嗚呼吉哉方南北分裂兩帝所尚唯眉山蘇氏學至理學興而詩始廢大率旨以模寫宛曲為非道夫明於理者猶足以發先王之底蘊其不明理則錯冗猥俚

散焉不能以成章而諉曰吾唯理是言詩實病焉今夫途歌巷語風見之矣至於二雅公卿大夫之言縝而有度曲而不倨將盡夫萬物之藻麗以極其形容贊美之盛若是者非夸且誣也五經言理莫詳於易其詞深且密闡幽顯微不敢以直易言之考於經皆然也宋之亡也詩不勝其弊金之亡一時儒先猶秉舊聞於感慨困窮之際不改其度出語若一故中統至元間皆昔時之緒餘一一能有以自見若吏部公則親受承安貞祐之

傳故其詩清切俊邁足以振數百年之遠響俾置諸中州之所編次其何能以辨公諱舉字用之號藏齋與父運副皆金進士家世源委所從來有据傳以永久孰曰不宜

曹邦衡教授詩文序

大江以南地為荆揚郡不過百十其言語風俗起居飲食之異邈不相近世方理文治而士大夫言詞章高下復人人殊數十年來文益媮體益弊乘高駕浮滑稽恣

睢恍乎其不可結絜而至於道者不懼則憤遡源而論之葢方承平時師表日增士以其類至尊其所傳過於自守而樂凡近者尤矜矜然祕重不妄與一道德而同風俗先王之教誠不若是也余嘗會文於同志反復力議而卒以自病廬山曹邦衡客京師三年矣閉門絃歌絶造請之跡顧屢察之而卒未之與議將行始示其詩文一編蒐奇粹精炳然而横陳列懸于簴㩗珍于鼎聲味相屬而淩厲慼悱葢將合律吕之變適酸醎之宜者

也夫不自是其是必有則於古守其私說不能以自廣將固且隘博以求之精以思之日遷而歲異當於是乎益今四海一國士之不可强為者猶跂而及文教之洽由是而一曹君勉乎哉往慎廼塗正轅而行其寧有不至者耶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一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二

元　袁桷　撰

序

韓泗州老人詩序

往八十年金慼于汴盡汴民咸勝兵抗鬬不得息聞其父老泣撫黃稚謂不幸生亂離使言承平時疑卒未見果承平耶余不得見得見也必若等也不十年而金士

又四十年世祖一轍迹郡縣轉輸屯戍徑徼江以北悉撤省而汴為樂土今三十年矣私惟當時父老言合龜卜特不知得年者幾何人又不知得年而果佚樂者為何如人夫壽與富天不能並畀錙銖之較願與計莫以勝也大德丙午韓泗州君美書來京師曰余家嚴君偕老于汴俱八十矣梢與泗州交最深官於吾鄉最久與之言文詞道政事切直近實今守於泗泗與汴水陸道相望甘旨致問不絶汴總河南十數州得領公府事上汴

奉觴跪行盡其私歡二老人方彊明艾和游戲閭里登坡陁極榛翳臨車飛磤動在耳眼嘗指而慨已而以喜而泗州又能清謹愷悌祝其神明以養其志慮休休焉不知其將耄古之所謂陶唐氏之民者於韓氏見之矣中都之士咸美而賦四明袁桷為之序

張氏宗譜序

宗以族言斯古也別以為宗記始也大宗非諸侯之制也居小宗而遺大宗自鄭氏大記之釋失之缺其大宗

小宗乎何取然則曷為大宗也大宗之法不施於庶昆弟謂之别者大夫學士悉有宗也天子以國諸侯以封世守其祀莫敢為宗下于庶人而言宗焉遺其大宗不可也大夫士有常宗由大宗而為小宗小宗不可以承祖故分而言之小宗之嫡斯大宗矣此繼别之義也張氏之各得為宗也奈何張譜始於東平東平其大父善也東平之長子禮為豐縣丞豐縣東平之大宗也其季義居於東昌死復葬焉有子五人長曰叔温為高沙屯

官東昌之大宗也古者適於他國皆別為宗國一而地異別之義斯近矣張譜軼於兵逆而數之首豊縣之稱悉張氏子孫更數十百年宗不能易也高沙之稱居東昌合豊縣為小宗始高沙為大宗宗各有別尊祖之道斯備矣張姓出于姬至周而氏著祖于韓其得望者十二曰襄陽洛陽河東始興馮翊吳郡平原清河河間中山曰魏曰蜀東平譜祖以上名不得而次合賢與貴侈而書之失近據遠譜其疑矣惟貴與賢不偕同也誠貴

矣非賢不能傳使果賢邪雖弗貴焉可也張氏之先墓隤於河族戹于逃今若孫若曾咸曰别爲始者猶邇也至東昌而復别何敢忘之太和之季叔恭敬父則曰爲譜辨宗百世猶今也且昔之不幸吾猶憮悉焉噫敬父之心思而深肅肅然念其先敏儒以自持其興也於是乎在敬父今爲宗正府左右司都事大徳丁未作亭于東昌之墓旁表曰宗會翰林學士廣平程公爲之記太子文學魏郡元君復初系之以詩而俾余爲譜史官袁

揄述

廬陵羅氏世譜序

黄帝二十五宗距唐堯猶未逺世系昭穆混錯若不可考置而不論者謂其詳不可聞也禮莫詳於周展親别宗强本弱枝之慮品式備具不數百年難生於所親兵車日尋卒之顛覆債絶何也其所以繼之者非其道也禮生於人情貴貴親親禮之大經縣貴而失親聖如周公猶不能以制宗法之不講所由來舊矣後漢鄭康成

謂諸侯之別子為大宗自大夫士而下皆不當有由是常宗之法廢貴為王公其所以承攝者止於五世鄭氏之說誤也譜諜學廢姓氏殽雜獨孔氏子孫更數千百年歷歷可紀而姬氏享國八百餘祀秦漢之際已散軼僅存後王盛衰抑無以議為矣或者謂孔子垂世立訓貴不以位故其所傳久遠然考諸傳記蠻夷小邦率一姓數十世噫立禮以辨位位尊而益爭昔之聖人夫豈不知其有是哉消長之理相尋於無窮其不可詰者數

存焉耳矣廬陵羅氏譜緜唐至今為世凡十有五為派凡十有八旁行邪上如指諸掌合職方氏小史之記貴盛累葉者亦莫能並統宗合源一其所尚必有其道參差不齊物之理也先之以孝謹終之以卑讓黜爵貴德雖百世可推也楠也公侯之子孫因羅氏之譜諜將有感夫昔時之興廢企焉若不及而終之以自勉者亦羅氏譜之徵旨也延祐丙辰八月史官表楠序

臨川危氏族譜序

姓氏之學魏晉以下無稽馬歐陽子作宰相世系切切然將私其親然卒數世亡軼是則凡言譜諜者缺之焉得矣氏族混於周之東遷祖以為氏猶之可也別族改氏因其官簿以相沿襲益繁多矣繇是為賜姓為缺文一氏而兩望同源而別派至於推律觀物慕風嚮化雜然而前陳其避禍者託焉以自逃承宗繼絕漫不可考竄易傳會紛然莫能辯者數千百年皆是也宗法之不講所從來久謂百世不遷者德如后稷也斯可矣后稷

而不能則凡為吾徒者得無懼乎孟子有言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均小人而言之何邪昔之親盡蓋見于孟子然而私淑之道充孟子而能為之者吾於危氏之譜其殆庶幾矣夫遠而不可明者理之常也究其初以合乎貴賤貧富其心博其言微將使夫困者通盈者持危氏之盛循環無窮於是乎有考焉是矣維潭州大夫於梢曾大父樞密越公同淳熙進士同一科同著作同為番陽文敏公之門人其弟南昌君族祖正肅公實銘其

墓桷來京師族孫有成嘗曰兩家疇昔若是譜非子叙不可不幸有成卒其弟歸其骨于臨川遂不負其言而序之

熊西玉文集序

粤昔以經賦科進天下士有司崇尚日異辟雍居俊游尤為凖繩音節程度更創迭變雲翕影附各以其伎進拘者輒困躓不得上方是時斐英溢行為時所推重連百州之地不能以什一數邈音聲之近絶師弟子之敔

和筆繕扎傳誦不止其好慕寶使之然也當咸淳初江以東言熊公爲余師剡源戴公言爲同舍郎時學官始授題熊公據案瞪目鉤深摘微落筆澄澈理融意新蠶則績而珠纚屬也未幾失仕東歸沉寘簡編空林窮厓之怨橫溢間發而安之有命不憤不悱猶昔日年壯意盛之所作擬諸於德殆其微與噫陶唐氏之亡歴年滋多精深憂思愈遠愈在極周陵遲諸子相繼有作是則先王之澤不可以一日泯自漢而下殆無以議何則理

不勝弊焉故爾夫弊不極不足以自振此强仁者之所宜知嘗聞公閉門盡心索六藝之緼以極遠紹後之學者是宜有考故不知其不能而申其說命序之者實壻張拱辰氏也

陳元吉韻海序

近世儒先以韻書首於江左其理未竟論者疑焉夫聲與韻文字之自然童歌巷語肇於唐虞旁叶偶傳與君臣賡歌相表裏非若今世拘拘然以清濁為高下論也

小學廢已久言六書皆本於許慎或者謂揚雄太玄奇字與許氏不合皆其私臆殊不知屈氏而下若司馬諸賦其不易解辨豈亦其所自製故昌黎韓子謂凡為文宜略識字則世所謂許學者苟趨省易實秦相斯之學也按魏李登始為聲韻增益衍廣實原七均七均之說成於江左江左之文綺而萎其於韻若法律為師條分目析錙銖之不可混也降於隋唐守其說而莫之變能變者宋惟吳棫氏今世所行唐韻博極羣籍之要見於

其序而近世附益終莫能已噫學其果有止也邪眉山陳君元吉少以春秋試有司第一南極交廣以游夫幽冀之平衍捜奇尊聞包絡擸拾因韻以廣卒為是書名曰韻海班然而居編懸在庭各得其職雖第而輕重之同律呂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殆猶其徵與昔顔魯公為韻海鏡源集古今韻字凡三百餘卷識者謂其摭華撮要該於理著四庫散落不具而今也卒俟君以成合流納汚愈遠愈清至於海者百川之功聚也敢誦所聞

而因以序之

鄆城馬節婦詩序

詩始婦人先王盛時天地萬物之理推變審情者若是矣不幸而大故守中秉德合於自然憂辱恐懼益不能以相動也二南之化行於天下未及數百年陵夷變遷首於國君夫人聖人憂之録於風雅書於春秋後有述作尤惓惓焉以致其意嗟夫乾坤之道相濟以成者也皇元一海宇累下詔郡縣孝子節婦樓實旌植是謹鄆

城王母其狀曰馬氏年少喪夫養姑鞠子織粟盡恩禮閭戸循飭四十年終始不易由是鄉老言于州州上其事禮部繇是得加桓表馬楄待罪太史歳終常會以奏書然陳詩以觀史官之職也凡我同志什為詠歌先之以憂勤終之以燕樂足以見夫國家徳化之廣非止為王氏榮也豈不美歟長子質山東宣慰府掾李獻令為翰林院都事云

蕭克有字序

在昔先民理得於簡易其言動視聽之方不求合於禮
而所謂禮者何其日用而不知也唐虞之際黎民時雍
至於湯武出而禮益立於是升降揖讓以成其容為之
珩璜以節其步武為之弁冕以嚴其首服黼黻有度尊
彝有數溫柔剛毅寬嚴張弛之教復品節而備具之噫
可謂至矣世益衰而法益繁巻刑以防其情民之日不
幸者非天之所與殊也俗媮而説龎教不足以勝靡然
從上以自治其亦未知其本始焉者也周之衰諸子馳

騁激於世者黜仁絶禮以自高急於近功則皆苛迫峭刻益莫知其所措聖人政刑徳禮之論幾乎其息書曰臣人克有常憲解之者曰憲猶法也奉有其常者也民之初生淵乎其仁詩書禮樂造士之具也不由是而推奉法以為固有夏后氏之世吾誠知其不若是也廬陵蕭御史之子憲具師黄君字曰克有請其説於余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克有之義備矣假於外以為常將失其所謂由己之道修其由己之道莫若乎禮故余先

言其得於天者如是而復以學禮之說告

袁氏舊書目序

袁氏舊書目者目袁氏舊書之存于今者也始曾大父越公舉進士時貧不能得書書多乎抄强記至用高祖妣齊國夫人魚鱿冠學書後官中都凡二十有五年乃務置書以償宿昔所志其世所未有則從中祕書及故家傳録以歸於是書始備矣于時國家承平四方無兵革之虞多用文儒為牧守公私閒暇擊鮮享醴會寮屬

以校讎刻書為美績至於細民亦皆轉相模鋟以取衣食而閩之建蜀之益其最著者也紹定辛卯公自宥府歸里遂累土為堂貯所得書於東西榮公日處其中客至不復道世事顧嗜陳黄詩擇其適意者手書為編寓物詠歌與道游遨休休焉不知其年之將耄如是者七年而覺舊書之傳距于今四世矣棆幼聞公從學正獻公時有手校九經旁説疑義皆附書左右最為精善欲從諸父一覩而未得又欲合諸父之藏分第為目録亦

不果竊嘗謂天下之物聚多者終必散或者早計於未散則庶幾幸有一存之理遂悉藏於山中己丑之災偕家人渡江以逃袁氏之書一夕而盡昔之預計者乃幸而獲全嗚呼此公之靈有以啓其衷也惟公以勤勞起家其書之傳不幸而不存固當歸之於數其幸而獲存者敢不襲藏心思而躬踐之以求無忘前人之意謹次其本始書以為舊書目序

袁氏新書目序

余少讀書有五失焉雅觀而無擇濫閱而少思其失也博而寡要攷古人之言行意常退縮不敢望其失也懦而無立纂録史籍之故實一未終而屢更端其失也勞而無成聞人之長唯恐不及将疾趨從之而輙出其後其失也欲速而過高好學為文未能蓄其本經術隠奥茫乎其無所適從泛然而無所闕决是又失之甚者也夫為學之道用志不能不一用力不能不専農夫莽而廣種不如狹壟之為實也工人泛而雜學不如一藝之

為精也往者書未模印時爭傳寫授讀較余所藏之書不能十一而士以三年通一經其自得之實皆足以傳世垂後其視余之書多無成者豈古人所謂沃土無善民之說與往年春書燬于火偃仰草茇所失物不復追憶而於書獨不能忘懷已乃思前之五失一旦而悟將從事於内以求自得之實其年夏大人過故都復購遺闕篋載以歸意者斯文之富將過乎昔而余又思旁搜遠録侔夫昔日之藏矣噫年未至於壯其五失可以亟

改也而古人之志余亦竊有慕焉用識吾過以為袁氏

新書目序首

文子方安南行記序

始余讀載記帝王疆理不盡於衡山而虞書致日廼南

極交州是則要荒不責其貢賦使者雖歲往返亡害也

馬伏波議兵法與建武帝合勞民入於潦霧蚺蛇之地

其得意自叙反不若賈君房建罷擊議時俗升降略地

定功後王所尚者然與唐置安南都護府獻令鮮薄同

羈縻州開元詔太史測天下晷交州為南㓕準事與唐
帝類不聞其有僭拒事也萌芽侈心承詔旨以肆誅索
一不得意而曰損國體者是誠盜臣也已世祖文武皇
帝神機洞察不加以兵而安南畏威不敢朝終五世削
王爵以奉貢令天子即位頒正朔議遣使於是文君子
方拜禮部郎中為使副以行辭命專達儀注品節唯子
方是眂入其境不旬日卒致命以還稽諸往使五十年
所未有也還都示予行記一編夫誦詩專對夫子之許

也予於書獨有取焉宣上意儆有衆誓命焉有考山川導别表土俗以宜于民莫詳於貢書至若賛帝徳以傳示永久是非史官不能子方以論譔奉使事三者將兼而取之誠於詩書殆相表裏矣蠻荒首長俾知夫中國有人焉者其自子方始窮極珍麗媚上以營夫已者子方不知其説也是宜廣梓以告于後之使者云年月日

袁桷序

白季清母夫人受新封詩序

春秋經錫命之制復王以品秩益展其追榮做古則今至于是大備今皇帝嗣大歷服桷時在翰林得與議典章儀注僉曰勲爵古制以人子所居官褒崇之罔俾專美于前代定其格入奏皇帝曰可輕外重内非廣孝道視所居官咸大賚之詔下皆叩首望闕謝浙東元帥府都事白君湛即以其所宜封者為母盧夫人請于朝得封太原郡太君盧白皆中原望族盧以父詞鳴翰林白氏再世持雄辯清言氷雪縑緗聞者莫不興起若是者

尤足以振耀也噫世之崛然因其夫與子蒙爵命者多矣未有若盧白之清望足以厭服于當代恃其世家白君之所不敢朝夕温清陳白其所行事秉心以公張弛興革孰不曰是真世家彼夸詡者誠不足為兩家重也郡之儒士相率為歌詩以賛俾椾首為序泰定元年冬十有一月前史官袁桷書

甬山集序

文章與時為髙下誠哉是言也宋祚將亡國學考文其

悲哀促急不能以一朝居四方翕然取則凌躐上第至今殘編斷牘讀之令人歎恨不已葢士生斯時能自拔以表見者不一二數有一人焉則又韜匿沖晦與世若不相接始予少時見三江李君在明于史塾其貌癯然其語汩然僅知其為長者也下世十餘年子汲以所為詩文十卷號甬山集相示貫穿寵絡悉本于五經之微旨而優柔反覆羈羈而不怨曲而不倨藹然六義之懿宫商相宣各叶其體情至理盡守之以嚴無直致之失世

之號能為詩文者率不過是較一時之輩流實居其最惜乎昔時之承接不足以知其萬一也維昔秉義公以盛徳熏裕世科聯踵今五傳矣論其詞章則擬於先世為有光汲能廣而傳之恵於吾鄉俾其子孫得以遵守豈不韙哉泰定二年冬十月袁桷序

蓬萊閣詩序

會稽為禹會諸侯之所自嬴政一登而其山川之勝迄兩漢孫吳莫不表章或者謂當是時征伐蠻粵為用武

地而士大夫在朝廷簪筆執牘以奉天子之游宴顧安得從事於荆榛險絶以暢其耳目哉惟太史遷出於流落不偶以至而見於賦詠實自東晉始方王謝諸賢南徙渡江北望丘壟其悲離感愴不在於仕進故其意念殊絶搜奇抉幽樂天以俟命而會稽號為南鎮將騁懐以攄其所尚故今之言游山水實自會稽始繇是而降游者益廣而專牧守之任者得有而畢具矣元微之以觀察使鎮會稽所辟幕容皆知名士號為絶倡後人作

為蓬萊閣葢取微之詩語唐宋鉅作悉刻于其上雲内王侯叔能父涖是邦政簡訟平百廢俱飭復閣之舊廼曰昔之諸賢意必有在登斯閣也將見夫同寅之肅和寮寀之靖共飛觥擊壺以彷夫微之昔時之盛巖壑夾瑛神閒意消不苛刻以暇豫彼俗吏瑣瑣夫豈知是也哉同郡儒士合賦詩若干首桷與叔能同官于朝審平昔清静簡易之論於是乎見雖老尚能為之賦之泰定三年正月甲子清容居士四明袁桷序

馬氏族譜序

譜以遠言懼其非吾祖也以近言有悲吾之不得已也金徙于南衣冠故族扶挈僵仆十失其九者有焉百不得其一者有焉難甫定遺童孤兒想像先人之容儀音聲借得於髣髴推名諱至於祖則有能言者矣上而高曾不復有能言矣余嘗攷夫譜諜之書秦漢以後牽强附會世表姓纂僅取其近侶作史者不得不爾凡為子孫者罔敢以是為傳信河陽馬氏葢昔時之望族今

元帥公知夫高曾以上之不可以譜遂斷自其可知者為之旁行側注官位名諱以明其始卒葬年月以慎其終用意弘遠將以期其子孫之日盛嗚呼百年之計莫先於德德愈種則見於後人者不俟而自至晉丞相王文獻公導渡江始立家譜不及三世而蕃衍盛大史不絶書馬公之意蓋若是願相與勉乎哉則得之矣泰定二年七月乙夘前史官袁桷書

鄭原善思親詩編序

鄭君復初舉進士之歳時維三月值其嚴君始生之朝作為歌詩而終之曰移云自兹其立志誠逺且大矣夫仕莫不榮其親仕貴矣所尚貴乎自立不爾則其於貴也乎何有故昔之學仕者必求夫大賢者之格言以佩服之若鄭君者策名未離乎都門超識逺抱先之以不苟若是余嘗於殿廬識之冲然其容介然其操審必能有異乎衆也曁余還里咸言其在官也竒𡙇不入於市貴伎不登於庭盡職而無所顧避是其所蓄足以行所

願矣泰定元年秋八月同校文江浙始見其屬和者凡一編嗟夫古之果於正誼必寧夫親而為親者討其詘辱將與之同患難而不之避故載於史傳者不一鄭君之志見初筮敭歷既遠聲譽益振始信夫家庭之教在乎夙昔誠不在夫今日也因申其旨而為之辭丙寅歲八月壬辰袁桷序

周彥祥存樂堂詩序

往者淮甸為南北要衝耕耨不足以盡其地力彌望數

十里皆草屋星散高下每歲春秋避兵輒土窖稲麥老稚潛匿叢薄中丁男健婦守舍相偵伺黄塵翳天猶能在旁近結集保護卒然有相接持梃箠盡力以抗其甚不幸者則皆係纍長驅街東逐馬故凡淮民之家子不識其父弟不知其兄因循苟活慈孝恭敬施於家庭之懿者未能也吁誠可悲也夫世祖皇帝一海宇淮始為樂土今四十餘年昔之父老言昔時之事未嘗不先之以欷歔繼之以幸喜野無閒民而詩書庠序之教駸駸

乎雍熙之盛廬江周君彥祥於是作堂以奉其二親而名曰存樂予嘗以為生乎今之世有幸不幸存於其間故其愈後者則愈樂而生乎其前者若彥祥之二親是也彥祥之奉親當補其昔時之不可致推彥祥之年亂離崎嶇猶耳接而身受至其諸孫則茂有知之者噫豈非愈後者則愈樂然則彥祥之心所以樂其父母昆弟者可勝道哉太學博士姚君為之記善為歌詩者將別為一編廼首為之序彥祥今為某官

白鶴詩序

泰定元年春二月有旨醮於崇真萬壽宮特進宗師吴公主祠事越四日有白鶴三集雲中楮殿前五日復至旭日晏温執事有恪𤸱承睫仰視一口贊慶士大夫各為歌詩以侈其異嘗聞禮儀神明之事莫嚴於精意而諸物之畢至良係乎聖德之通感惟今天子踐祚之初詢賢考能歛福以錫庶民籲天請命實不私於已祠祭之事遵叙以行罔有偏好昔漢宣帝勵精圖治嚴蔵祠

事時則有白鶴集于廟庭異代同符稽諸行事實過於彼而祝釐奉祀以承上天者罔敢暇逸吳公蓋有之焉絶地天通昔之聖人將以止夫禨祥之説天人之際合於自然蓋有不期然而然者不然詩書所稱其得而廢之與詩若干首遂為之序

春臺詩序

老氏之學以澹然無欲為至道故凡人之所同然者以激言以相反至於榮觀燕處其徒日廣其説則曰吾教

必若是侈靡盛大浸淫於天下其言曰如登春臺彼嘗非而鄙之今考其所為若不相侶視其言者吾猶以為近古也延平余君惟熙於是取以為齋名焉昔之盛時淳厚給足充然樂其身非直為耳目之美觀日作夕息相安於閭里康衢之謠擊壤之歌其教易行也今海宇一轍户口田野休養蕃廡涵嚌聖澤庶幾時雍之治惟熙慕古於是乎得之矣理適乎中人情之同隨物而遷者過也極枯槁禁制以為至樂矯然者也惟熙嘗為感

茂安撫司僉事今屬國史府通敏守禮推命名之雅其將樂夫天年同衆以求用於世者與集賢大學士郭公大書其戶冊朝之御士咸為歌詩

曹伯明文集序

江西之文曰歐陽王曾以慶歷以來為正宗舉天下師之無異辭宋金分裂羣然師眉山公氣盛意新於科舉為尤宜至乾道淳熙江西諸賢别為宗派竊取國策莊周之詞雜進語末畢而更事遽起而輟斷續鉤棘小者

一二言長者數十言迎之莫能以窺其涯而荒唐變幻虎豹蝀而魚龍雜也嗚呼三公之文其思厚以深其理精以正凌厲乎諸子貞元而下曾勃然不肯自讓後之人懼蹈襲之譏卒至於濫觴淪胥而莫能以救可勝恨哉大德中梢與端明曹公之子伯明甫為翰林屬其為詩文如桑麻穀粟切於日用不求酸鹹苦澁以傷乎味之正篤實渾厚與其履践見於事物者實相表裏夫行以為先言實次之言不勝不足以害道翕翕兮詡合譏

以射人者猶懼其不解方手指其説曰吾意葢有在若是而罹于人禍者多矣伯明以親老再為編修官補外以去幾二十年來京師為文若干卷得而讀之其哀窮舉躓略枝葉之學春容雅馴以循夫規矩它不能以詬病也夫慕其輕浮而欲求侶於瑣瑣者伯明之所不忍抑有聞馬老而能學吾二人之所宜繼炳燭之勤願相與切磋焉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三

元 袁桷 撰

序

送鄧善之應聘序

近世先達之士類言求進于京師者多羈困不偶煦煦道途間麻衣弊冠柔聲媚色無以動上意其言若諄切懇款後進之士懐疑而不進百以十數然遇不遇命也

而言若是則抱道自足者益無志於世而或者亦得以窺其介且固焉夫道成於同而弊於孤雲龍之相從風水之相應其理然也往歲余與巴西鄧君道所以嘗以為今世無是決矣吾徒當力學為己閉門息心耕六籍之圃漑根以茂實若古逸民高士退静自樂其於道也無害方是時君家錢塘闤闠五達之衝意寂而體舒無造門囁嚅之勞下帷授書衿佩森立公卿貴人皆傾下愛慕獨君無少矜喜而去來朋徒各盡恩意以相周奉

其有不可强猶謙挹慰藉人咸以為其未遇也已異夫褊心者之倫則其遇當不止若是今年春承徵將如京師告余以行余固喜夫人之所期者有驗而其行也復將有說焉君子之出也大言以行道者夸誕之流也相時而行守身於不辱謹德避難貞白而無愧斯近之矣方今食太官衣御府亡慮數百擬之漢世為盛吾意秉義懷仁之徒道不相類若貢禹之經明行絜區區車馬之對亦若無可取者苟不以是進則其氣昌而愈完行

周而無躓於得喪益無病矣夫處順者逆言莫能入嗜味者腊毒無終悔予與君疇昔相好無所隱思所贈之誼而容以告焉

送曹伯明序

議者謂故家世官陽明精粹之氣極于簡冊溢于圭組盛衰消長始相尋為無端焉嗟夫豈誠有是理哉百尋之木上干雲霄盤礴條舒履之而後至其風雨雪霜之變適其事會理之不可詰者誰得而辨而苟一時之得

失以自詭吾未之信也士患不自知而卒病夫知者迮莫可究至於凌高躐深惝怳疾進幸其安肆顛越而莫救則豈其父兄之過至不幸糜爛墜覆與世為始終者要未得以成敗論也廬山曹伯明官翰林十有二年始為編修官議當叙遷曰愚名居先顧以讓秩再滿則又曰大夫人春秋高願補邑以行吾知其盛衰消長之理炳于胸中確乎不能以易者也維昔從祖文簡公既老來朝翩然東歸位不充其德未幾先正端明公敦知止

之詛慷慨力去邈乎高風趾嫩不墜謙以居之仁以成之振世德之緒使議者之言不出乎口其自伯明始因其行序以識之

送范德機序

四方士游京師則必囊筆楮飾賦詠以偵候于王公之門當不當良不論也審焉以求售若乘必駿食必稻足趼而腹果介然莫有所遣夫爭藝以自進宜有不擇焉者心誠知之孰慙其非故幸得之則歸于能其不得之

則歸于人惕然而自治吾木之見也臨江范德機游于
兹三年矣語焉簡然行焉恂然畜其菁華韜焉以深視
世之言文辭位貴重者蔪蔪不自表夫子曰道不同不
相為謀范君誠審焉抑不可知使不可知則凡辱與游
者責莫能以辭也君所為詩文幽絜而静深怨與不怨
皆存乎天慨然南歸善治其學彌謹所徇使果擇士耶
無以易矣譬之璞焉蓄極而光遇寧有不遂者乎惜其
行辭以俟之

送周子敬序

温與閩地犬牙相入俗秀而矜絜子弟勝衣能文詞父兄相與言命束装負書以行四方劘切感動約不有所就不復見故凡困于有司則適從諸公貴人職𠍆記劇談論翱游以自逞其横厲捷發者讀太公孫吳書槖鞬轅門建功業萬里樂生重遷卒無所思其故土然視閩俗為最少噫弊成于過高安其所常義不能以自勝恬不知改積數十年來𥡴有以議亦固矣當咸淳間周子

敬以治經游錢塘聲至士趨未幾而科舉絶來四明授業于嘗所知已南望數十驛每悒悒不自置罄囊橐以歸拜其家君焉得奉終于其家夫情合於中情至而不從者非罪也縱情而不返極其所從於理乎何有始於榮其親終於私其身漠然而不接玆慼滋甚視子敬之道得以愧矣子敬將終老于吾鄉棄其田廬畀于季弟以奉先人之祀今年夏季弟疾亟貧不能以行天台趙叔度官于温載與俱歸奮其心於季弟友且怡也桷與

之交最深慕其静安絶毫髮偽妄蒼然長身風雨一室無子弟佽助而清韻雅語舉觴晏如與之違寧無介然者乎今歸于家其耄者必曰當終樂於我此土也幼者則曰先生老于行悉于事其聞其戒願執簡以受去魯之意吾未知所决也化民成俗之道必自上始因俗以徵其謬子敬其何遜敢俟而質諸

送劉習御序

今之為守令者據文法以具事事弊而法具雖更百吏

馬無易也事當而文不具一捥詰之齰舌無所對戲部
使者入境吏曹取舊牘相考訂附益完善至名押善題
署愆所補不復問使者坐所治决事搜擿十不得一二
然皆毫末靡細於政體不相涉故稱能吏者或以苛察
議噫徒法不足以致理任情而失實故先王為法以禁
其過久而繁滋則審於治者簡而易之使不病焉斯可
矣大德丁未浙東西以饑告殍移日屬于道官會其數
于鄉將賑活之其不實者究焉鄉登名于縣縣審而始

閳于郡郡以事至重闔郡寮以議其一以故不預則旬月以俟延得達部使者部發使於鄉復詢察而周詳始定其議令如夫幸民之饑乘而弊焉者羣下之過也因其弊而持久之則民之死者日益甚法顧安得以救有司者之意夫豈不知是拘於文狃於故相安而不改其勢然也今年夏中書掾汴劉習卿御史府舉為浙右肅政從事習卿精敏簡廉與余議古今事嘗欲以無法為法其施張而品節之者必中理道至於條據辨析灼與

繩墨脗合向官江南洒然無俗吏意據鞍賦詩危坐終日一語不及律令今從事職掌號總所部為至重故余舉今之所急者以告俾毋汩於常而變通焉彼瑣瑣守文者又烏足與語是

送祝道士南歸序

世祖皇帝取江南首詔名龍虎山嗣漢天師掌其教或曰其父觀妙公嘗推天人之要教繇是尊元貞制書嘗言之今上即位歲以天壽節命使者祝香于兹山延祐

四年天冠山道士祝君為祠官將行求予言以餞噫盛衰消長相尋為無窮禎祥之説儒者之所不道守經執中則必一其説以立教然而窮居巖穴之士精思據會其為書也幽明簡深由變察來使之默焉以知畏將以定夫天下之象夫豈荒忽以眩於衆理有所不能逃焉者若是矣老子之學法於簡易陰陽闔闢必本於其身因身以及物故凡水旱疫癘必責其徒其徒則曰吾無為也何取是若是則其教之廢也久矣昔先正肅公守

饒觀妙公始十四五以祟祭上章入静室正肅公嘗與之論天運環合之道觀妙公愀然有言曰公老不復見當在四十年以後于時族祖永州親聆其説亟言之龍虎由觀妙以與祝君多藝能沉静篤志其歸山中正辭永命予不能以告敢誦所聞顧有以推究則世人之所深望將不憚煩豈若彼大言者飽食自嬉以無聞於後姑勉乎哉

贈宣城汪澤民登第歸里序

今世論道理詞章為二塗師道德之說者毫分縷析派其近似而删黜之其言博以約據會統宗謂一足以總萬也然懼其辭工而勝理則必直致近譬山林頽放諺俗之語皆於是乎取甚者金石著述勦其說而師倣之莫得有議焉者矣昔者夫子言行見記於門弟子簡絜精粹嘗並於五經初非有意於辭也謂不若是不足以有傳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私獨怪近世學者參錯鼙出過子貢十百倍將惟其所尚而然邪抑羣聖之道存

於書涵泳濡嚌不期然而能者歟科舉廢已久今天子
崇闡文治損益條制以興其賢能八表之士連軫結袂
于然以來然而沿襲之弊相尋於無窮愛憎之說若不
相似宣城汪君叔志首上于春官報罷以歸則曰吾學
未至焉耳探幽闡微遂益治其業戊午歲復來京師擢
乙科授同知平江州以歸則又曰仕優而益學斯可矣
將行求余贈言以歸余固感夫二者之不相同也綴言
以績文將以明理也理不自得剽襲以求之文益弊而

理日益遠將焉以為準與之以化成天下實自有司始操繩墨審程度有司盡之矣合八音以成律呂師曠猶難之噫有司之任其果能有同乎維普端明公誥命擅天下制作具備集衆美之效也慶流雲仍叔志之踵傳科于今十世矣志專而氣昌異於凡近其異也必能以復古家世趾嬍莫叔志若也故余以昔之有疑者告之而因以勉焉夏四月越來楠序

送吳成季歸省序

噫吾徒來京師視成季有三愧焉居京師者不宜以塊處蓬蓬然結鞾整袂惜日以進其不能是者目以爲固野成季則不然閉門展書視日蚤莫氷渟而川止也達公貴人語未脱口納柔奉佞千巧百詭成季獨正色指畫朗言某事未當至論天下休養大計龜灼繩直聽者噤舌方疾趨以行不勝其愧成季幼爲方外士常所置論必曰吾父母皆耆年矣惕焉不得以朝夕養而吾徒將捐棄尊愛荒壓敗屋啜蔬飯糲業官以爲生如無所

容歸若是者愧之大者也今年春承詔如南得省其親樂不能以己而懐愧者亦争道而交贊夫人之情於道不遠極其所騖而卒莫之救化之者不足以導歟將人事之末思不復以致此歟唐之陽城語若鄙近薫然而歸養者凡數十人何則機使之然也儒於道最高力不勝其弊則戍季之出處吾當疾馳焉從而慕之整轅於四達之衢斯得矣又何愧焉因其行序以侈之

送達兼善祠祭山川序

古之為使者亦難矣哉存撫省聘諭言語協辭令必盡其詛熳有致辱之道焉惰則媮簡則侮約而有常敬以成禮斯其為使者之事矣然此特平世而言之也飛矢旁午國懸於三寸之舌操機以析明輕重推情偽定議於瞬息使不亦重乎哉奉天子命持節萬里外懾之而莫屈而因事專對宣威布德函首入覲非夫勇智超絶不足致此歴千百年數人而已矣吾嘗觀夫列國諸臣禮以定儀言以叙志結禬執玉若合符節而其諷諭陳

白足以截其矯恭蔑有敗事非强辭以言是其夙昔之所素備夫子之言曰專對不能其警夫四方之使與皇元一海宇偏陬遠島處縮候賓館無事於使者而歲以祠祭使望於山川分道四出其為使也若甚易至治三年集賢修撰達君兼善以使由恒山濟源東南上于會稽吾於兼善有言焉恒山古真定地也二河交流濁漳貫其旁郡縣築防歲不得息或言有運河在焉民居墊蕩宜詢其俗而條紀之濟源在懐州懐河南地相接昔

之括地輿賦民不勝其害河流靡常空灘遺磧墾殖以自肥者其誰與會稽杭相襟帶粟帛絲布丹漆綺繡之作倍於他郡奇衺夸誕故都之習不能以革獨會稽山水秀朗民朴寀業往承大饑荒壟彌望猶不能盡耕昔有逸民戴安道賀知章其故家曰王謝能有若斯人者宜表而出之悉疏歸以俟明天子之清問則得之矣因其行故序以告之

送曾巽堂南歸序

景定中樞密東陽馬公帥臨安先子職酒正入幕府于時廬陵御史曾公相後先佩鳴纓彯剖吏牘若破竹俱欲以功業自致運數合一兩家子弟東西數千里過庭入塾志同業同而僕適先為史院屬會御史仲子於京師年富志鋭屢策馬以儌不能止也皇慶承徵入翰林復會季子馬氣清貌謙不為汲汲計嘗曰仕以傳世岌然以取誚誠不敢平進以求而猶曰未宜吾有不甘焉今為應奉文字論者始歛口葢其為文敏而新其待人周

以和夫孰曰不宜春三月謁告畫室以歸求言以處梢曰今居顯榮清容者凜凜不自置名至矣文不能以稱文不能以稱造物之所不畀於是乎有覆絕之憂焉燃然以興萎然隨之是則得者失之兆君何憾焉梢官翰林踰二十年老不戒止念之至者滋以懼將歸故山究五經之緼為書以蘄遠文詞之任老不能以進炳燭之勤願相與勉焉泰定元年三月四明袁桷序

贈崔兵部序

高句麗崔君耐御往督征稅於京師不私其餘以進于官既又懼為後來者之莫繼焉則憮然曰吾豈為奉上之罪人哉復疏以告于上曰事適然願勿以為程數噫崔君仁矣哉今世善言利者督括虛籍峻鞭朴以求媚嘗諰諰以告吾所居官能羸餘以自效當升夫貲秩相率以效朘削日廣而其徒爭不肯自置其猥闒者則攘臂以取不顧利害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今崔君兩得之不希于公不病于民絜矩之道至而儆夫在位者皆得

以同是道也崔君往為內史府官見天子于王邸大器異之今即位首拜兵部員外郎兵曹之事多於昔飛符調發水陸之需頃刻在立辦寛則事不能以濟稍苛急民之病有甚於專征之弊崔君推昔日之心明以核之仁以恕之政績之著有踰於昔將步武日躋廣經濟之志不慈於素守㮰也願㭍目以覲因志其美以俟焉泰定元年三月癸夘四明袁㮰序

送王叔能守會稽序

梢與北京王叔能交幾二十年其贊行省於江浙也盡心而不苟合上下之情婉而且加詳焉弗亟以邀美弗因以逞志執政宜之寮寀服之至治元年丞相愼選左司之熟於政體者叔能在選為都事英宗皇帝更庶政除前相所行不便事下詔天下命御史臺樞密翰林集賢集議梢時得預末席叔能首言江南兩稅已定復增貫區銀賦貫無常居賦重即逋逃令徵額籍具使無能輸將併於主戶主戶既主徭役是徭役之外别有銀賦

將不勝其害羣公以為然新詔既下取首建議為多古
之善言利者莫先於劉晏晏所行不至急刻而晏迄不
善後是興利為害身本也躁於求進卒之自唐以來如
晏者皆無以自保吁可無懼哉叔能世居燕北而樂於
江南於江南厭其囂煩而樂於山川屢丐補於外宰輔
察其志奏守會稽會稽王謝之所居泉石清美有不可
勝道逺少安石經世素蘊託丘壑以自負益深取而有
擬也昔之陳迹按行而搜摭之舉觴以酹其訪於民俗

也不察其毛疵事至而應無欲以自化將見獄空訟息少者避於道老者游於衢擊壤以歌沐太平之治郡守之賢必以王公為第一矣因其行序以祝之

贈孟久夫南臺掾序

世嘗病夫儒與吏其道不同卒莫有一其說者為吏者曰法定於後王微忽不可以相混也徵調出入官簿淺深不可以踰越也童而師之猶不能以盡今儒者之說急於所緩高而迂滯而疎卒一遇焉吾深知其莫能成

事矣儒者則曰法有不忍人之意也審官別人制用有常沾沾然迎好以刻意非為治之本也然而為儒者莫有以見於用間嘗用之其肯綮節脉融貫昭晳之理疑有所滯而益得以藉口吁是誠難矣今天子崇尚儒術立進士科昔之舉茂才者咸試吏以盡其材智憲府舉按守令閭閻纎粟令式高下日接于耳目果勤而敏修若視鑑焉瞭其妍醜無有逃遁於是儒吏之一傚自今始吏部從事孟君久夫以茂才舉者也兩屬于司憲復

辟御史府矜抑自將盡其廉隅入吏部朝夕謹曹事人莫有識其面過事守令甲不踰越旁暢曲就藹然猶守儒素吾知足以有用於世矣未幾江南御史臺復辟為掾將行來桷告之曰御史臺職諸道黜陟歲終會事以廉直舉者不能得一二人黜者何多陟者恒寡激獎之道豈上有所未備邪守法而不變視其成牘惻然以求仁善人之用心非隳法以為直也州縣賢否孟君嘗知之矣執中以權使無偏焉亦儒者之説也故重之以言

崔君都事餞行詩序

今之言贊畫者以摭拾為能羣吏抱成牘入幕府一不可意輒曠日相持不決由是揣摩迎合弊有不勝言者矣昔人之善吏治事決於頃刻理定於造次安于其自然人莫能有以為非者心出乎公也海右師府事號最簡其治於民者七郡之守令係焉寓於軍旅總戎夫長之職任焉今而曰某事所行吾將諭之以從我又曰吾不能坐視其利病吏謁迭請繇是有撓政侵官之譏雖

不面議退而悉數其長短者皆是也夫其職在於奉行先之以更張上所增疑而下益得以議是殆昧於守官之道矣大名崔君義甫之為都事也未明攬衣坐署執筆無滯礙其不便者白於長官從大府以行一介之卒不入於所隸敦厚侃侃守正以自律其給之者謝不與較養恬藏智閭巷之人不知崔君之贊帥府三歲解去而其不知者始曰詎不知崔君無囑託於州縣吾是以不知今而曰知殆惜其去而顧後來者之與崔君同也

噫功利增羡人所願學每率得竒禍而猶接踵不悟視崔君所為其果有悔乎郡之文士相率為歌詩以餞梢遂為之序

贈陳太初序

戰國之士以雄辨長說游諸侯立致卿相故其髙自譽道無所顧藉雖困躓有不肯悔揣摩相師遺言成編今七十二子之書皆足以為游之具也漢世尊尚黄老游士屏息武帝開絶域於萬里外游者復至盡其足之所

歴圖寫險阨立功效能以其荒怪異物輸于地圖而口舌之學悉廢與戰國之游有異矣南北分裂游不越其國游之效不能以著唐立科舉各挾策自奮窮山水之勝履危陟幽則皆其羇窮不遇之所為見於詠歌蓋不以為利達富貴也若是則游之道幾廢矣宋承唐舊嚴居逆士見於聘徵游者益恥至於季年下第不偶者輙為篇章以謁藩府京淮閩廣旁午道路數十年不歸子弟不識其面目囊金輂粟求筦庫之職以自活視前之

游戞戞然難相並矣世祖皇帝大一海宇招徠四方俾盡計畫以自效雖誕謬無所罪游復廣於昔敝衷破履袖其囊封卒空言無當以其無所罪也合類以進省署禁闥駢肩攀緣卒無所成就余嘗入禮部預考其長短十不得一將過其游以喻之游者訖不悟朝廷固未嘗拔一人以勸使果拔一人將傾南北之士老於游而不止也今游之最夥者莫如江西其拙游者惟浙東浙之東天台以能游稱四明之士不著於游録餘五郡間一

見之括蒼陳太初壯歲能詞章得濟勝之理西適錢塘復來四明以其藝游公卿多深奬之業儒以為本復挾能以自張其寧有不遇者故余歷言游者之幸不幸太初之游夫豈若是然哉生之高祖容州府君與先樞密越公同為淳熙進士於其行得盡其言且命二子為歌詩以餞

送俞教授回里序

吾郡教官繇至元丙子以來見於題名者亡慮數十人

皆得而接識之其通於綜核者善移易故籍結熟郡守鉗士口不得發歲時表章經説疑義卒假耆舊以陰助誦聲寥寥講授不立不復以師道自任緜是諸生之亡賴者挾短長以剽竊廩稍而貴駿之子弟恃其可侮益得以恣睢有終歲不入于學宫極於弊壊而勸學之詔屢下為虛文矣始余以為吾郡惟然後官京師見教官選于吏部凡數百人罷老不勝任十居其六若吾郡之弊十有三其俊秀博習則皆為館閣掄選各得以自見

而所謂若人者十僅居其一焉噫考昔時得人必在教官令不如昔或者謂入仕之門必慎其始故令之為教官不三考已致其事尚何能與其惠淑之益哉合吾郡之教官得一人焉曰天台吳君宗彥吳以牋記游公卿其文辭亦關絡合時用去三十餘年復得一人焉曰永嘉俞君希魯用中父其屬筆纚麗若錦機然五采彰而文密也其行温然其容粹然聽其言若飲醇酎而愈恭也論理而不泛取友而不雜余交於俞君不一年而知

其所為若是惜吾郡之後進習於故常不能以請業於其行序以餞之為歌詩凡若干併見于後

送陳山長序

郡博士而下其尊且專者莫若書院數十年來朱文公之説行祠守徧東南各以四書為標凖毫杪擿抉於其所不必疑者而疑之口誦心臆孩提之童皆大言以欺世故其用功少而取效近禮樂政刑之本與衰治亂之迹茫不能以知纍纍冠綬礙於銓部老死下僚卒莫能

以自見良有以也蘭亭有書院自東平王侯始右軍之學非止於一藝也經綸憂世寧不仕焉以見其志審勢陳害瞭然指掌非善於謀國者不能也語必堯舜高自譽道卒至變易紛擾而莫可救視右軍之行事誠何如哉參政清敏陳公之曾孫鑑翁為長于蘭亭求余以言家世之正學不能以告憫夫世之通弊知長于彼者考右軍之傳做其所言陳白于太守太守王侯通達國體求儒以自近君有言其寧有不遺乎

送蔡府尹歸里序

郡守之任亦重矣視其精神為之折衝御扶一不加意吏挾以侮民逞以姦故其食息嘗內省外顧非智與力兩全者不能也朝廷察為仕者之有病於吾民也於是著致事令而其罷軟昏眊不待年而具者朝廷亦不能以限之也余官京師見有請于廟堂自陳其剛强矍鑠雖不之許察其意猶有歆望噫蓋惡是非人皆有之若是果何如哉濟寧蔡侯茂先之守於四明也屢引年以

請于上考其年猶未至也既而曰吾宜休而不得謝可若何遂移疾家居踰三月始告于其同官及嘗所往來曰吾具舟江滸將行矣於是咸驚且誦曰蔡侯之來民實不知戢其奇𡊮返于雍熙不苛不黷歲則大熟侯復于所再命作牧自余歸里中數聆其議論明而通相時以行無矯激之過也保其身若是人孰得以議審侯之進退將以為不知止之勸聞于天朝其寧使夫終老于里閭則其去也蓋抑將以有進也文學之士是宜為歌

詩以餞遂首為辭泰定二年九月丙寅郡人前史官袁桷序

送閔思齊調閩府序

閩郡縣蓄產饒給仕於彼者咸曰可善更益其疆理與京師相遠浙為要衝貢賦考工之役使者督責亡虛月而閩獨以絺繡為勞視若重任較二浙為十一耳閩浙二帥府府史更迭受任然後以閩地烟瘴蒙犯少優其歲月隴西閔君思齊繇浙東更於閩則曰不然九州分

設唐虞之制也今皇元以仁武函諸夏弃裒重譯罔不
臣服幅員倍古限南北取士非上意也立賢無方是則
世祖之明訓而凡吾徒之居於南者稍得致通顯輒言
財用擬奇禍或言刑法致深文根株排連牢不可破守
正修己悉不復自達矣桶曰珠玉蘊于山淵採擇者必
之夫絶域是寧有遠邇耶世祖皇帝遣使徵聘必先夫
江南歲月既遠聞者益荒見者益𡻕彼區區售技自獻
者實不與昔時並思齊敏不自夸百受而不撓精於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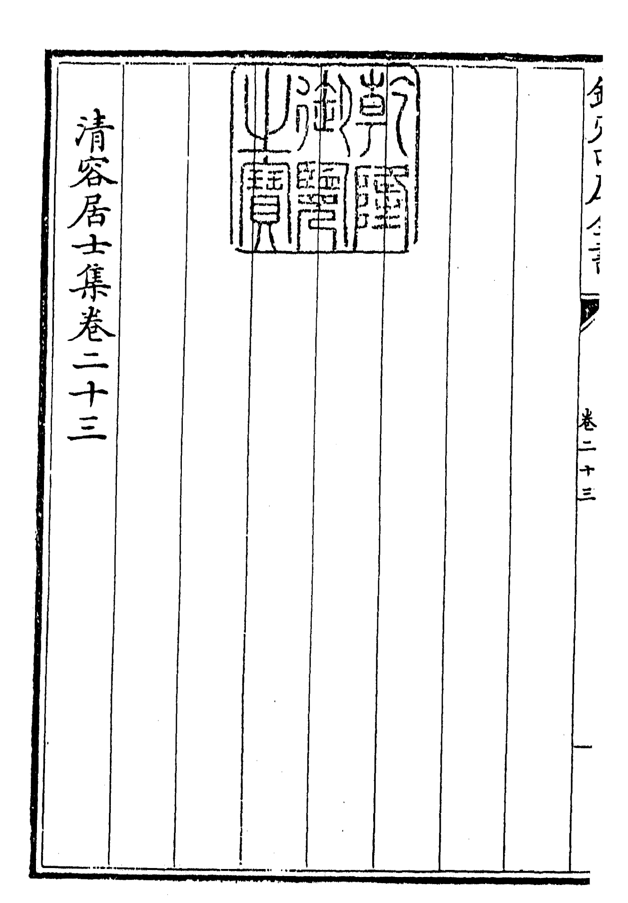
知急焉不足以知操縵將緩以求深懼其為孱緩也考其中聲按抑止泊澹兮若無營激兮若有感是則於政事文學法理於此盡矣蔑有加矣梢老矣遲君之還猶能鼓南風之紘歌明月之篇其果有合乎泰定三年秋七月清容居士袁桷序

送薛景詢教授常熟序

泰定元年吾里進士上南宮曰薛君景詢程君時叔史君東父三人者皆故宦家所居皆在城東志同道同聲

闈同意其歷階以陞𠃧肩而袂接也未幾獨景詢下第于時余編試殿廬景詢不以咎而余獨恨景詢之不果遭也天子新即位推龍飛恩授常熟教授以歸將之官求言以尊其行抑嘗考隋唐選舉之法不久即弊今夫所謂經義者以知行體用而鈐約之不中不遠經說萃于一家按其形模而脫墼焉不敢以自異也有司守固陋而程式之千士一律欲求其總核同異會衆美以合乎至論不可得矣賦貴於鋪揚因雕蟲之譏而以理致

為長屈宋兩漢之作誠不若是之易也至於考晁董之對則方諸近作有不待辨而明者自設科取士桷未嘗不預議焉嚴以取之則近於隘俛以售之則鄰於率心恧焉以不釋薛君較藝於京師誠知其有幸不幸操車於四達之衢險阻曲直惟御是審則淑於是州者必有其道吾將見褎然秀出者推是州為首是則薛君之教也



清容居士集卷二十三